

一场12年的“寻樱”之旅

春日时分走进四明山杖锡花园，万亩樱花盛开，100余个品种的樱花争奇斗艳，令人陶醉。

谁也想不到，10余年前，偌大的园内只有关山樱一个品种。如今海曙拥有全国规模领先的樱花种质资源库，“樱花品种鉴定技术研究及应用”等研究成果两次荣获全国林业技术最高奖——梁希奖。

从1到100，这神奇的变化背后，是樱花专家严春风带领的海曙区农业农村局林业技术服务站樱花团队12年如一日的“寻樱”之旅。



四明山杖锡花园樱花盛开。（陈朝霞 摄）



严春风介绍樱花研究书籍。（陈朝霞 摄）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朱斌

破冰——填补樱花研究空白

2007年，严春风从南京林业大学林学专业毕业，来到了宁波四明山，从事樱花繁育、产业发展等相关工作。

那年，相关部门花费25万元从南京中山植物园引进了25个樱花品种。“一个品种就一根枝条，均价1万元！”“天价”让严春风很震撼。

他惊讶地发现，当时杖锡花园内只种有关山樱一个品种，偶见野生山樱，而国内南京中山植物园、北京玉渊潭公园、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等樱花种质规模较大的单位，樱花品种也不超过50个，部分还是通过中日友好活动由日本政府赠送的。

反观日本，却拥有300多个樱花品种。一个源自中国的树种，却在日本繁育得如此成功，引发严春风及其团队深思，由此也开启了樱花团队探索樱花引种、繁育研究工作的“破冰之旅”。

严春风坦言，当时的他走上工作岗位不久，零碎的樱花知识全部来自大学老师、国内樱花研究权威王荣贵教授上课所传授。那时中国野生樱花资源大多长在深山，调研不便，国内樱花研究人员严重匮乏，樱花研究几成空白。

为了补上这一课，严春风几乎从零开始，疯狂地汲取樱花知识。

听说日本《樱大鉴》一书被誉为日本樱花研究的“圣经”，严春风便托人带来了这本书；不懂日语，就将其中的樱花图片和《植物志》等书籍中记录的樱花图片进行对比注释；不懂其中的拉丁语，就一个个单词翻阅字典。

在严春风的书柜里，专业书、散文书、外文书等各类樱花相关书籍琳琅满目，其中在日文专业书籍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释。

潜心钻研让严春风从完全不懂日语、拉丁语的“门外汉”，变成一看见樱花品种日语名、拉丁语名，便立刻叫出中文名的“外语通”；从一个几乎不识樱花品种的“樱花盲”，变成见到樱花花瓣、树叶，甚至树皮等便能说出品种的“樱花通”。

7年多时间，严春风和团队执着地干着同一件事——认识樱花，“虽然过程漫长且枯燥，但这是樱花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当对每种樱花的细微差别能分辨得一清二楚时，那种成就感让人欣喜。”严春风说。

突破——建立全国规模领先的种质资源库

2014年12月到2015年5月，樱花团队开启了一场从云南南涧县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樱花谷，到辽宁大连龙王塘花园，跨越

中国南北、行程数千公里的狂热“追樱之旅”。

“在实践中观察才能真正了解樱花。”严春风说，他们团队走遍了国内境内云南、福建、安徽、河南、山东等20多个省的樱花种植区，完成了国内常见樱花品种的搜集、观察、整理和确认工作。

“云南樱花可从冬天开到春天，福建钟花樱是所有日本园艺品种的红色基因来源，无锡的樱花江南园林味浓，武汉的樱花品种全，郑州的樱花韵味浓……”严春风说，他们如饥似渴，不放过每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地方去多次，生怕错过樱花的某一个形态特征。

这次行程是一个重要突破。“我们积累了上万张资料图片，引进园艺品种100余份，建立了中国园艺樱花种质形态特征数据库。之后的工作就是查漏补缺，进一步丰富完善资料，这样接下来的筛选、引种工作更加心中有数了。”严春风介绍。

除了樱花园艺品种，野生资源的优良基因是丰富中国樱花品种、复兴中国樱花的种质根本，对野生种更不放过。2014年，他们在鄞州东吴第一次发现了“传说中”的野生早樱，大家兴奋不已，立即爬到汽车车顶上来采种。遗憾的是，经过多次嫁接、播种，没能成功。

“一般樱花树只有五六十年寿命，而这种樱花树形高有20多米，寿命上千年，一旦引种成功，其长寿基因对樱花改良是一次革命。”随后，他们又在鄞州横溪、安徽、重庆、湖北等地发现了该种的分布。严春风说，至今他们团队还在努力，希望能繁育成功。

引种失败是严春风团队经常要遭遇的挫折，尤其是引种野生樱花，发现的时间、嫁接的气候，种源、嫁接砧木的亲性和性等很难把控。尽管如此，如今杖锡花园内，依旧引种成功100余个品种，品种单

一、花色单调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攻关——全国首创“元迎探惜”樱花分类法

樱花种质保存量全国领先，海曙樱花团队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将目光瞄向樱花资源分类研究。“因为很多樱花品种来源不清、档案缺乏、命名随意，建立一个涵盖较多樱花资源的分类系统，对完善品种鉴定技术以满足科研、生产及园林应用都十分必要。”严春风表示。

“此前的樱花分类一般通过专业的形态差别进行，专业性太强，难以推广应用；而我们通过花期来分类，有了明确的时间界定，更易记忆与辨识，文化性和应用性强。”严春风介绍，他们从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中汲取灵感，以普及较广的“染井吉野樱”为参照物，全国首创地将樱花花期分为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4个阶段。

海曙樱花研究团队的不断创新与突破，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他们有10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2017年樱花科研项目获得全国最高林业技术奖——梁希奖二等奖，2018年又获得了梁希奖三等奖。

海曙区樱花团队深知，作为地方林业推广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不同，将科研成果落地是他们的“分内”工作。“有了樱花种质资源库，我们能更好地选优培优，科学合理地调整樱花种植的品种结构，不仅提升樱花苗木的市场价值，而且延长樱花花期、丰富审美层次，优化樱花园林景观，吸引更多游客，从而促进樱花产业由一产向三产转变。”严春风分析。

今年，四明山樱花作为国内樱花市场的“风向标”，已经在苗木结构调整上尝到了甜头，樱花苗木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了20%至30%，

杖锡花园园内一车不到100株品种樱花竟然卖到了二三十万元；有些品种市价已经达到直径1厘米600元，实现了专家团队提出的“以质取胜、提高亩产量”的目标。

目前，严春风团队还尝试开发樱花盆景、插花，营造樱花文化景观，研究品种樱花多样性应用和产业融合模式及樱花茶的试制。在他们看来，只引不用是“拿来主义”，要充分运用已有的樱花种质资源，挖掘每种樱花背后的故事和特色，将技术元素与文化内涵有机结合，推动樱花产业发展。

记者手记

12年来，严春风樱花团队日复一日，观察、记录、搜集、建立和完善樱花种质资源库，引种、选育、推广樱花，使海曙区在樱花研究及应用方面，开了全国先河，走在了全国前列。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团队能12年坚持不懈、不断攀登科研的高峰？

严春风说，目前全国樱花研究者加起来不到50人，个人和团队樱花研究的里程碑，就是中国樱花研究的里程碑，这是一件非常荣幸而有意义的事。

如今日本拥有300多个樱花品种，而中国约为其一半，这差距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奋起直追，复兴中国樱花的责任与使命，让海曙樱花研究团队不言放弃、执着探索。

樱花团队科技攻关，也为我市调整樱花品种和产业结构，促进林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打下了基础。

二代造船匠的坚守

记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攀
通讯员 蒋佳颖

这是地处宁海强蛟下蒲村的一幢四层楼房，这里既是吴坚平的家，也是他和父亲的工作坊。一楼的大厅堆满了各种木板，散发着阵阵清香。两张工作台上放着还未完全加工好的船坯。风帆、锚、舵、水密舱……航模精密的结构，令人叹为观止。

造船父子兵

“一个看似简单的蓬叉架，就要花一天的时间。”吴坚平说，航模的每一个部件都是手工做出来的。作为一个从事船模制作十多年的老船匠，抚摸着这些“宝贝”，吴坚平充满感情，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放下手中的活，父子俩领着笔者上了二楼。宽敞的客厅里展示着4艘各具特色、大小不一的船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东沿海一带常见的捕鱼船“绿眉毛”，有做工精致的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主帅船。

“儿子从小耳濡目染，20来岁开始就跟着我学造船。”吴坚平的父亲吴维奎今年78岁，身板硬朗，声音洪亮。老人说，下蒲曾是个临海的小渔村，村民大多以出海捕鱼为生，每户人家有一艘木质渔船。他的父亲既是渔民，又是擅长造船的匠人。父亲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下一代，“三代人造船的历史加起来有100多年”。

随着钢质渔船逐步替代木质渔船，父子俩一度很纠结：这门手艺还要不要坚持下去？

割舍不下这份热情，吴坚平于是转型做起了船模。模型船和渔船在技艺上有很大的区别，造型上也更讲究精准和美观。这对父子俩来说又是一次挑战。

博物馆请他们造古船

2011年，吴坚平受邀为山东蓬莱博物馆打造古船。他召集了十多个人，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3艘长30多米、宽6米的大船的建造。“放桅杆的时候，我拿着斧头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钢丝一剪断，桅杆丝毫不差地落入船体。”吴坚平向笔者描述当时的情形，“桅杆如果放歪了，整艘船就毁了；如果凿得过于用力，桅杆就可能戳穿船底。”

渐渐地，父子俩精湛的造船手艺在行业内传开来，一些高校的教授也慕名找上门来，希望合作造船。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是首座国家级海洋博物馆。几年前，吴坚平走进这座展示神秘海洋世界的殿堂，建造了60米长、8米宽的“福船”。这艘1000多吨的原型船，是吴坚平建造的最大仿古船。

在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吴坚平父子俩参与修复了保存较为完整的独木舟。吴维奎还和其他匠人一起，依照《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河客船的样式，为博物馆制作了一艘汴河客船。在上海航海博物馆、嘉兴博物馆、长兴太湖博物馆里，都留下了他们制作的航模。

“各个时代的古船各具特色，我们做古船模型，既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又要运用娴熟的技艺，把它完美地复制出来。”吴坚平说。

技艺面临失传

从一个普通的造船匠，历练成为船模设计、制作的土专家，吴坚平坚信，“除了平时刻苦的钻研，还需要坚守。”曾经，他也转过行，但凭着对造船的热爱，他最终又回到父亲身边，传承了这门手艺。

“以后做船的人越来越少，这门手艺很有可能失传。”吴维奎告诉笔者，他本来有十几个徒弟，现在除了儿子，其他人都转行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吴维奎老人依然雄心不减。“只要自己有力气，就还想继续钻研古代造船工艺，多造几只船模。”父子俩希望能与职业学校开展合作，开设船模制作课程，让更多年轻人来学习这门传统手艺，传承中国的船舶文化。



父子俩在工作。（吴立高 孙吉晶 摄）

仁久村：一村十四桥 枕河听船歌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季春丽

村主任傅伟昌细数了村中的桥，碧环桥、仁久桥、德润桥、外斗门桥、红心桥等共14座，其中四五座为新中国成立前兴建的古桥。

这些桥中，最古老的要算碧环桥了。75岁的吴先生介绍，该桥建于明嘉靖年间，迄今有近500年历史，为“宁波市十佳名桥”。

走近这座单孔古石桥，桥石板上爬满了绿藤，桥面为青石板

铺就，桥东、桥西两边各有十级台阶，象征“十全十福”。10块桥石雕着荷花，栏板12根立柱的柱头也雕有荷花，且形状不一。桥额上横刻着楷书“碧环”两个大字。从河边石阶上看，河面上圆月形倒影清晰可见。

小桥流水，江南人家。仁久村最美的地方是仁久公园一带，那里既是亲水湿地公园，又是一处河湾，也是观赏风景的好去处。一条古堰从水中穿过，石板路两侧安放着石凳，公园里亭台楼阁，吸引了众多村民流连于此。

村党支部书记吴坚介绍，全

村现有村民1532人，外来务工人员4000人。村里有工业小区、逸夫中学、同泰嘉陵生态墓园等。近年来，村里以倡导文明、解决民生问题为总抓手，重点围绕村容村貌、便民服务开展工作。新建了福康庙至应家弄至逸夫中学的公路，完成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村道两侧、房前屋后拆除了违建，新建停车场三处，划停车位235个。

走在仁久村，道路变得宽敞了，环境也变得洁美了。该村先后被评为省级卫生村、市级文明村、市级卫生村、区级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

鄞州之东的五乡镇中心地段、坐落在329国道两侧

的仁久村，村中河流环绕，河上桥梁横卧，细细数来，全村竟然有14座桥梁。“碧水环村，悠然自得，小桥玲珑，绿意盎然。”是这个村的诗意写照。



临河而建的仁久公园一景。（朱军备 摄）